

N
I
C
O
L
A
S

B
E
R
D
Y
A
E
V

Modernity Crisis and
Spiritual Salvation

Research on Nicolas Berdyaev's Philosophy of History



现代性危机 及其精神救赎

别尔嘉耶夫历史哲学思想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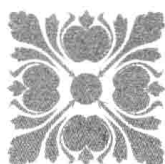
周来顺 著



人民出版社

Modernity Crisis and
Spiritual Salvation

Research on Nicolas Berdyaev's Philosophy of History



现代性危机 及其精神救赎

别尔嘉耶夫历史哲学思想研究

周来顺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毕于慧

封面设计：王欢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危机及其精神救赎：别尔嘉耶夫历史哲学思想研究 / 周来顺 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6.12

ISBN 978-7-01-017152-4

I. ①现… II. ①周… III. ①别尔嘉耶夫—历史哲学—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17837 号

现代性危机及其精神救赎

XIANDAIXING WEIJI JIQI JINGSHEN JIUSHU

——别尔嘉耶夫历史哲学思想研究

周来顺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9.25

字数：314 千字

ISBN 978-7-01-017152-4 定价：4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本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 世纪初叶以来苏俄文化观的演变及其启示”(项目号 12CZX003)、黑龙江大学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现代性危机及其精神救赎——别尔嘉耶夫历史哲学思想研究”(项目号 JC2014W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对俄罗斯现代化之路的构想”(项目号 11YJC720064)研究成果

—— 作者简介 ——

周来顺 1981年生，黑龙江勃利人，博士、博士后。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暨文化哲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俄罗斯哲学、文化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哲学动态》、《世界哲学》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3部，合著2部。独立主持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等多项。先后获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黑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

责任编辑：毕于慧

封面设计：王欢欢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别尔嘉耶夫历史哲学思想的形成背景.....	38
第一节 别尔嘉耶夫历史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	38
一、东正教文化的精神滋养.....	39
二、德国神秘主义的思想启迪.....	46
三、德国哲学的模式建构典范.....	51
四、俄国历史哲学传统的理论奠基.....	59
五、马克思理论的多重影响.....	73
第二节 别尔嘉耶夫历史哲学思想的时代背景	83
一、西方哲学的危机.....	83
二、精神偶像的幻灭.....	93
三、庸俗习气的弥散.....	105
四、宗教信仰的迷失.....	117
第二章 别尔嘉耶夫历史哲学思想的批判对象.....	124
第一节 别尔嘉耶夫论时代性危机的生成机制	124
一、客体化的深层根源.....	125
二、客体化的实质	131
第二节 别尔嘉耶夫论时代性危机的基本特征	136
一、客体与主体的异化.....	137
二、普遍、一般、类对个性的吞没.....	142

三、必然性对自由的压制	149
四、独特性的毁灭与适应“中等人”世界的生成	154
第三节 别尔嘉耶夫论时代性危机的表现形态	158
一、上帝观念的客体化及其奴役	159
二、技术理性的膨胀及其奴役	163
三、革命的诱惑及其奴役	171
四、“宏大叙事”的泛滥及其奴役	177
第三章 别尔嘉耶夫历史哲学思想的体系建构	187
第一节 历史与历史哲学	188
一、认识历史的前提	189
二、什么是历史	194
三、历史意识的觉醒	199
四、历史哲学的内涵	204
第二节 历史哲学与人的危机	208
一、人的形象的瓦解	208
二、人之形象瓦解的多角度呈现	213
三、进步观念的破产	215
四、走向“新的中世纪”	220
第三节 历史哲学与末世论	224
一、创造与末世论	226
二、死亡与永生	229
三、地狱与天堂	236

第四章 别尔嘉耶夫历史哲学思想的意义.....	244
第一节 现代性的多维探索	244
一、现代性的内涵.....	245
二、西美尔的现代性理论.....	257
三、韦伯的现代性理论.....	270
第二节 别尔嘉耶夫历史哲学的意义及其限度	275
结 语.....	285
参考文献.....	292
后 记.....	299

导 论

尽管与东西方哲学相比，俄罗斯哲学形成相对较晚，但长期以来却以其独特的问题意识、理论背景、致思理路、表达方式等，在世界哲学视野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俄罗斯哲学意识觉醒相对较晚，随着彼得大帝改革后对西方先进文化理念的吸收，特别是随着法国启蒙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等的陆续传入，俄罗斯哲学意识才开始逐步觉醒，并形成一种理论自觉。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俄罗斯人生活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之中，理性思维相对薄弱，“哲学领域里的独立创造——确切地说，是独立创造的最初萌芽——我们只在18世纪下半叶才有所发现，而在19世纪，才开始了一个决定了哲学在俄国的发展道路的哲学思潮高度紧张、日趋激烈的时代。”^①直到19世纪后期，随着索洛维约夫《西方哲学的危机》(1874)、《完整知识的哲学基础》(1877)、《抽象原理批判》(1880)等哲学论著的发表，俄罗斯才开始“插上了哲学的翅膀”(津科夫斯基语)并建构起真正具有俄国气派的哲学体系，俄罗斯哲学真正进入了一个体系化表达的时代。在索洛维约夫之后，俄罗斯哲学的发展呈现出“井喷”的态势，以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梅列日科夫斯基、舍斯托夫、弗洛罗夫斯基、弗洛连斯基、弗兰克、梅延多夫、洛斯基等为代表的一批出色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哲学家突然迸发在俄国的土地上，并先后建构起了具有明显俄国特色的哲学体系。就总体特征而言，俄罗斯哲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既不同于重理性与思辨的古希腊哲学传统，也不同于重顿悟、冥想与伦理特质的东方哲学传统，俄罗斯哲学总是力图在东西方哲学之间，力图在理性与信仰、神性与人性之间寻求某种微妙的平衡，总是试图通过个体的直觉与独特体验来表征

^① 津科夫斯基：《俄国哲学史》(上卷)，张冰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时代性命运。而俄罗斯哲学的这一总体特征则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相关，俄罗斯处于欧亚大陆、处于东西两大文明的交汇处，这也就决定了其文化在生成之初就面临着已相对成熟的东西方两大文明的碰撞与挤压。就总体而言，俄罗斯哲学具有生命经验、本体主义、直觉主义、神秘主义、实践意向、伦理倾向等特征。正是基于这些特征，决定了俄罗斯哲学虽形成相对较晚，但却在世界哲学舞台的万花筒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

兴起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白银时代宗教哲学，体现了俄罗斯传统哲学的典型特点，因而也被称为俄罗斯哲学史上的“黄金时代”，别尔嘉耶夫就是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中的重要代表。面对着世纪之交世界范围内社会的动荡、时代的转换、精神的危机与价值的虚无，别尔嘉耶夫力图克服这一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危机。以别尔嘉耶夫等为代表的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所探讨的宗教问题、民族性道路问题，实则是有着强烈的现实指向性的，是现代性问题，尽管他们很少甚至没有使用“现代性”这个词。在别尔嘉耶夫看来，这一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危机，在其深层实则是精神危机、文化危机、信仰危机。面对着这一危机，别尔嘉耶夫并不囿于对东正教经卷和对原有思想家宗教哲学观点的重新注释和阐发来解决，而是站在时代之巅，以整个欧洲和世界文化的视野来思考和写作，以面对和回应时代的难题及其挑战。别尔嘉耶夫力图通过对现代社会危机实质的分析，通过历史哲学的建构来克服这一危机。

一、别尔嘉耶夫的人生画像及其使命意识

自 19 世纪末以来，俄罗斯呈现出文化复兴的景观，在文学、艺术、诗歌、哲学等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俄罗斯经历了诗歌和哲学的繁荣，经历了紧张的探索。只有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才能了解，我们感受着一种怎样的创作激情。”^①同时，这一时期也贡献出了一批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思想家，“许多才干都赋予了世纪初的俄罗斯人。这是个罕见的、人才辈出的、闪光的

^① Бердяев Н.А.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Москва:ОО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 2004. С.215.

时代”^①，别尔嘉耶夫就是其中重要的一员。

时至今日，对别尔嘉耶夫的研究性著作已有很多。尽管如此，我们却发现对他的理解不但没有随着研究的深入而清晰化，反而日益让人迷惑。这正如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对拿破仑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

展现一个人的面貌，窥视他的灵魂，这就是每一篇传记故事——普鲁塔克所说的“一位人物的生平”的目的。在这方面，拿破仑却不是幸运的。倒也并不是关于他的写作太少，远非如此。关于他的写作，事实上远远多于关于任何一位近代人士的写作。已经写作了大约四万本书，还会写多少本呢？也不能说这些书都没用。关于他，我们所知甚多：他的战争、政策、外交、立法、行政；他的大臣、兄弟、姐妹、妻子、情妇，甚至还有他本人的事情。然而，奇怪的是，关于他，我们得知的越多，我们对他的理解就越少。

“这个伟人越来越多地变成了一个谜。”他的同时代人司汤达写道。“拿破仑的历史是一切历史中最模糊不清的。”我们的同时代人布洛瓦说。

这些情况表明，在最近一百多年中，拿破仑的秘密一直不断增长。

是的，无论这显得有多么奇怪：拿破仑尽管名扬天下，但是依然是不为人知的。四万本书就像是四万个墓碑，下面都埋葬了“不为人知的士兵”。

究其原因，就像赫拉克利特所说的：“虽然一个人能够走到旅途的终点，但是灵魂的终点却不可能到达，因为埋藏得太深。”因为我们连最亲近的人、甚至我们自己的灵魂都不理解。

或者，是不是他的灵魂不能够在图书里捕获呢？这灵魂穿过图书，就像水流过手指缝一样呢？在历史的探索目光之下，灵魂的秘密变得更加深邃，就像探照灯灯光之下深沉而透明的水一样。^②

对别尔嘉耶夫的研究也是如此，而且这种误解与迷惑，在别尔嘉耶夫生前就已经发生，以至于他痛苦而无奈地指出：“在哲学上，我甚至已经完善了自己思想的表述，对术语的界定也更精确。但是，或许，我对自己生活的基本思想精炼和传播都还不够，我痛苦地发现，人们对我的主要东西、对我的中心思想仍存在误解，把我思想的各个方面糟糕地串联到了一起。他们完全忽略了我

① Бердяев Н.А.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Москва:ОО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 2004. С.31.

② 梅列日科夫斯基：《拿破仑传》，杨德友译，三联书店 2014 年版，第 5—6 页。

的思想中的集中性、整体性。”^①而且，最让他难以接受的是，“不但与我敌对的人，就是同情我的那些人，也经常产生许多误解。”^②就此，别尔嘉耶夫甚至认为与尼采一样，他只是一个提出了“不合时宜的思想”的思想家——在一个敌视人性的时代捍卫人的理想的道德主义者，故此常常遭到围攻与误解。那么，别尔嘉耶夫到底是谁？我们将通过对别尔嘉耶夫生平、性格、遭遇、时代问题、自身使命等的自画像，来勾勒这个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所“最为熟知的陌生人”。

（一）别尔嘉耶夫的人生画像

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及其外在环境，对他的影响是潜在的、终生的。对其人生画像的关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 and 把握其思想。

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别尔嘉耶夫 1874 年 3 月 6 日出生在基辅。在对别尔嘉耶夫进行人生画像中，我们首先关注他的家庭出身。就家庭出身而言，别尔嘉耶夫生于军功贵族世家，用他的话说：“我的父母属于‘显贵的’上流社会，而不是普遍的贵族社会。在家庭中我们主要用法语交谈。我的父母有很多贵族习气，尤其是在前半生。”^③他的高祖不仅是将军而且获得过圣乔治十字勋章，祖父是顿河战役的哥萨克首领，父亲是近卫重骑兵军官。他的母亲则出身于古达什夫公爵家族，有一半法国血统，少女时代在巴黎度过，接受的是法国教育。他的母亲即便在俄国生活很多年，但在她身上所体现出的法国成分仍多于俄国成分，“只能用法语写信，从来都没能学会用俄语写一封没有语法错误的信。”^④基于基因的遗传，别尔嘉耶夫有着军人的天赋，能像哥萨克骑兵那样驾驭马匹，射击几乎是百发百中。尽管如此，他却对军校，对军人没有好感，甚至憎恨战争与军人，“进入军备学校的二年级时，每当课间休息，我置身于同班同学中，便感到自己的彻底不幸和茫然无着。”^⑤但他却尊重战争期

① 别尔嘉耶夫：《自我认知》，汪剑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64—165 页。

② 别尔嘉耶夫：《末世论形而上学》，张百春译，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 页。

③ 别尔嘉耶夫：《自我认知》，汪剑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2 页。

④ 别尔嘉耶夫：《自我认知》，汪剑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2—13 页。

⑤ 别尔嘉耶夫：《自我认知》，汪剑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8 页。

间的军人，正如其所言“我一生都厌恶在大街上遇见军人。我尊重战争期间的军人，却不喜欢和平期间的军人”^①。别尔嘉耶夫对军校与军人的反感，很大程度上与其对人的理解有关，他认为如此将使人成为集体的附庸。

尽管基于自身的学说理论，别尔嘉耶夫否认自己的贵族身份，“从来没有那种根源于父亲和母亲的感觉，我从来也没有觉得，自己是由父母所生。整个血缘关系的冷漠是我突出的特性。我不喜欢家庭和家庭观念，西方各民族对家庭的依恋让我非常惊讶。有几个朋友戏谑地称我为人类种族的敌人。”^② 如果说他是贵族的话，那么他认为自己是精神的贵族、忏悔的贵族，“我属于‘忏悔的贵族’，尽管一度我对抗过这种灵魂的形式。”^③ 但在旧俄国，这种贵族身份无论是在性格塑造还是现实境遇上，都给予了他无形的影响。如在现实境遇中，确实因贵族出身而免受更大的迫害，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我之所以能够经常不受惩罚地流露那种暴躁易怒的性情，是因为我享有某种特权。我们还生活在父权制的风尚中。”^④ 如在流放沃罗格达时，没有因抨击省政府官员而受到惩罚，又如“当我被捕和受到搜查的时候，宪兵们都是踮着脚尖走路，不敢高声说话，生怕惊醒了我的父亲。宪兵和警察们都知道，父亲与省长以‘你’相称，他是省长大人的朋友，在彼得堡有背景。”^⑤

就性格而言，别尔嘉耶夫性格中有敏感、暴躁、孤独、忧郁、怜悯、怀疑、矛盾等特征，在他看来这些性格特点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家庭遗传。其一，别尔嘉耶夫在性格自画像中，指出了自身敏感的性格。在他看来，他的整个家族成员都异常的敏感和神经质，“我有神经性遗传。它们体现在我的神经活动中。或许，这与我气质的痉挛性有关，我的灵魂活动也是痉挛性的。特别的神经质遗传来自父亲一方。母亲经常说，别尔嘉耶夫们没有一个是神经健全的。”^⑥ 或许他的这种敏感性格确实与遗传相关，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哲学家如叔本华、尼采、康德等也有敏感的性格，但这种性格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体弱多病

① 别尔嘉耶夫：《自我认知》，汪剑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9 页。

② 别尔嘉耶夫：《自我认知》，汪剑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1—12 页。

③ 别尔嘉耶夫：《自我认知》，汪剑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3 页。

④ 别尔嘉耶夫：《自我认知》，汪剑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5 页。

⑤ 别尔嘉耶夫：《自我认知》，汪剑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5 页。

⑥ 别尔嘉耶夫：《自我认知》，汪剑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1 页。

而导致敏感多疑，而别尔嘉耶夫则有着强健的体魄，“我可以连续争论一宿，可以超常速度地奔跑，从来不会感到疲倦，如今，由于年龄和疾病的缘故，我才会感到疲倦。过去，我经常生病，但我一直都有一个比较健康的体魄。”^① 这种敏感表现为他总是发现自身与周遭世界的格格不入，总是发现自身的特殊性。尽管其一再力图克服这种敏感，克服这种与他人的不同，克服在交往中的羞怯、笨拙、缺乏自信，一再力图融入周遭的世界，却往往以失败告终，“自童年起，我就生活在一个与周遭环境毫不相似的世界里，我仅仅是佯装着参与这个周遭世界的生活。我防御着世界，维护着自己的自由。”^②

其二，别尔嘉耶夫在性格自画像中，指出自身忧郁的性格。忧郁伴随着他整个一生。他总是害怕幸福、快乐的时刻，总是在这一时刻忆起痛苦的生活，也几乎总是在盛大的节日期间反而感到更深层的忧郁。正如他自身所言，“我有特别的忧郁时期。通常在人们以为快乐的时刻，我恰好体验到一种忧郁。……在神奇的月光下漫步于漂亮花园的时候，在阳光灿烂的白昼展望麦穗遍野的时候，在与心仪已久的美丽女性相遇的时候，我常常体验到一种灼烫般的忧郁。这些幸福的场景总激起与生活里所充满的黑暗、丑陋与腐朽相抗拒的情感。我总是怀有一种真正的时代病。我总能在想像中预见到终极，不想去适应通向终极的进程，由此而产生焦躁不安的情绪。”^③ 但在别尔嘉耶夫看来，他的这种忧郁与恐惧、寂寞是不同的。在他看来，忧郁指向最高世界，“忧郁更具先验性，更是越出此岸世界囿限的超越。……恐惧与寂寞指向的是最低的世界。恐惧述及的是这个最低世界的空虚与下流。没有什么比寂寞之空虚更绝望和更可怖的。在忧郁中存在的是希望，在寂寞中存在的则是绝望。……恐惧是一种原初的宗教现象。忧郁和恐怖具有同源生。但恐怖更强烈，在恐怖中存在着某种毁灭人的东西。”^④ 尽管忧郁没有恐怖可怕，但作为一种“慢性病”，它对哲学家精神与身体的伤害更为深层与持久，以至于别尔嘉耶夫说：“我成为一名哲学家，迷醉于‘理论’，为的是摆脱日常性‘生活’难以言说的忧郁。”^⑤

① 别尔嘉耶夫：《自我认知》，汪剑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6 页。

② 别尔嘉耶夫：《自我认知》，汪剑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5 页。

③ 别尔嘉耶夫：《自我认知》，汪剑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1 页。

④ 别尔嘉耶夫：《自我认知》，汪剑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0 页。

⑤ 别尔嘉耶夫：《自我认知》，汪剑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3 页。

其三，别尔嘉耶夫在性格自画像中，指出了自身孤独的性格。他是一个永远抗争并与孤独相伴的人，他不喜欢集体以及与之类似的东西，不善于交际。在他看来，他不被任何阶层所喜欢，上流社会不喜欢他，马克思主义者不喜欢他，哲学圈不喜欢他，宗教圈不喜欢他，侨民不喜欢他，革命知识分子也不喜欢他。他是孤独的，他不属于任何人与事，仅仅属于他自己，“属于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使命、自己对真理的探索。而这总是以与客体世界的决裂为前提。”^①这种孤独与不善交际不但体现在群体中，也体现在他的个体交往中，“我总是难以与他人内在沟通，难以进行两个人的对话。我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话会感到更轻松。我的孤独最易在面对面相处中显露，我的矜持会发生效用。”^②

其四，别尔嘉耶夫在性格自画像中，指出了自身暴躁的性格。在他看来，他的家族成员在本性上虽都很善良，但都有脾气暴躁易怒的特性，“我从遗传上接受了暴躁的禀性。这是一种俄罗斯的少爷脾气。还在孩提时代，我就会以脑袋来撞击椅子。与此相连的另一种特性——某种刚愎自用。我在我父亲的性格中也发现过与善良的品质相伴随的刚愎自用。”^③此外，别尔嘉耶夫在性格自画像中，还指出了自身矛盾、怜悯、怀疑的性格，例如，在对自身的矛盾性表述中，指出其既喜欢争论，又喜欢将自己封闭起来；既拒斥孤独，又渴望交流；既有尚武的性格，又不喜欢军人与战争；等等。

就人生际遇的人生画像上，生于“乱世”的别尔嘉耶夫，一生中遭遇了诸多的不幸与灾难。甚至在作为贵族最为不屑的物质方面，贵族世家出身的他也常常面临着物质的窘迫，“倘若不考虑我的童年与少年，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体验着物质的窘迫，有时甚至是一种危机的境况。”^④由此可见，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这种不幸与灾难既有个体性的，也有时代性的，正如他所言，“这个充满了多少事件和变化的时代，曾被看成是有意义的、重要的，但对一部分人来说，对整整几代人来说，是不幸和痛苦的岁月。历史并不怜惜人的个性，甚至并没发现它的存在。我经历了三次战争，其中两次是世界性的，经历过两次革命，一大一小，经历过世纪初的精神文化复兴运动，然后是俄国共产

① 别尔嘉耶夫：《自我认知》，汪剑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8 页。

② 别尔嘉耶夫：《自我认知》，汪剑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9 页。

③ 别尔嘉耶夫：《自我认知》，汪剑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4 页。

④ 别尔嘉耶夫：《自我认知》，汪剑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6 页。

主义、世界文化的危机、德国的政变、法国的崩溃和占领，经历过流亡，迄今我的流亡生涯尚未结束。我痛苦地领略过一场反对俄罗斯的恐怖战争。而我至今还不知道，世界性的动荡将以何种方式结束。对一个哲学家而言，我有太多的意外：蹲过四次监狱，两次是在旧制度下，两次是在新制度下，被判处流放北方三年，有过一次永远流刑移居西伯利亚的审判，被驱逐出自己的祖国，或许，我仍将在流亡中结束一生。”^① 而且别尔嘉耶夫的每次经历都有某种偶然与“奇幻”色彩，例如1922年夏，他正在兹维尼格罗茨克县游玩，感受着莫斯科河畔迷人的自然风光，沉醉于在巴尔维赫附近的森林中采撷蘑菇的愉悦之中。但却在中间回莫斯科时，被再次逮捕投入契卡监狱，几星期后被宣布驱逐出境，并“受到警告，如果再次出现在苏联境内的话，我就要被枪毙。随后，我就被释放了。但是，时间拖了大约两个月。整整一个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群体被驱逐出境。他们被认为没有希望转向共产主义信仰。这是一个奇怪的标准，此后也没有再使用过。我被驱逐出祖国，不是由于政治原因，而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当我被告知将被驱逐出境，我感到十分苦恼。我不想侨居国外，我讨厌侨民们，不想与他们同流合污。但同时，我又觉得，我将去一个更为自由的世界，能够呼吸更自由的空气。我没有料到，我的流亡会长达25年。”^② 别尔嘉耶夫于1922年9月连同其他被驱逐的人员及家属，乘坐被放逐的船离开苏联。在离开之初，他总有种不安全感，怕在途中被再次押送回去，直到沿海路越过苏联边境时才有了安全感，甚至为能去一个“更为自由的世界，能够呼吸更自由的空气”而感到惬意，“在波罗的海上乘船旅行是非常诗意的。天气绝佳、月色撩人的夜晚，几乎没有什么颠簸。全程总共只出现过两个小时的晃动。我们，一群前途未卜的流亡者，感到自己获得了自由。月光照在今晚的甲板上尤其美好。生活的新时代已经开始。”^③ 但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种离别会如此之久，直到他逝世，再也没能踏上苏联的土地。随后，1924年他又从战败的德国移民到胜利的法国。来到巴黎的最初印象是，他一方面感受到法国人的精细、散漫、封闭、难以亲近，“个人主义一词其实非常模糊，或许最适合的正是法国人。法国人的庄园是用高高的、完全封闭的院墙环绕起来，

① 别尔嘉耶夫：《自我认知》，汪剑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② 别尔嘉耶夫：《自我认知》，汪剑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2页。

③ 别尔嘉耶夫：《自我认知》，汪剑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页。

上面还写着“小心恶狗”^①。另一方面，他以哲学家所特有的直觉感受到了在巴黎表面的活跃、富裕、美丽背后所逐步显露出，“这是一个垂死的世界，伟大的文化正在消逝。由于在巴黎的生活和活动，这种感觉有所缓和，但并没有消失。巴黎命中注定要面临灾难的时刻，我不知道，它将如何承受这一时刻。”^②不幸被他言中了，几年之后巴黎在希特勒的铁蹄下沦陷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这种独特的经历与人生体验，成就了别尔嘉耶夫，虽然这种“成就”听起来有些残酷。面对着个体及人类社会所遭受到的不幸与灾难，他并没有回避自身的责任，而是不懈地探索其出路。

就写作方式的人生画像上，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别尔嘉耶夫是为写作而生的，正如他所言：“我具有实现尘世间的使命之不可抑制的需求，在尘世间写下、印上我的思想。倘若我一直不能在写作中实现自我，那么，我或许会发生血管破裂的情况。”^③在表达方式上，别尔嘉耶夫崇尚箴言式的表达，源于在他看来，即使是他“非常欣赏和喜欢康德，认为他是最伟大的哲学家。但康德的思想包裹着经院——烦琐哲学的外壳，那种繁复的论证，我认为多余的、有害的，遮蔽了他的天才思想。”^④而在具体写作方法上，别尔嘉耶夫既非按照神学方法，也非按照学院哲学方法进行写作，其有意识地打破这种界限，有意识地避免使用学术用语，以便“我的全部精神力量、全部认识力量都趋向于全面地沉浸于那些困扰我的问题。我的目的与其说是系统地解决这些问题，不如说是要把它们醒目地摆在基督教认识面前。这本书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应该被理解为是想反对神的教会。我可能错误得很，但我的全部意志不是想要建立异端或者制造分裂的反叛。我意识到自己经常出入于基督教问题领域，因此这里需要允许多种形式的意见并且要求创造性的思想力量。”^⑤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写作方式是箴言—直觉—综合式的，“我没有深思的、推理的、结论的思想，没有思想的、系统的、逻辑的联系。我其实不能发展和证明自己的思想。分析是我的思想相当薄弱的一面。我是属于直觉—综合类型的思想家。我无可

① 别尔嘉耶夫：《自我认知》，汪剑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13—214 页。

② 别尔嘉耶夫：《自我认知》，汪剑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93 页。

③ 别尔嘉耶夫：《自我认知》，汪剑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9 页。

④ 别尔嘉耶夫：《自由精神哲学》，石衡潭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9 年版，第 67 页。

⑤ 别尔嘉耶夫：《自由精神哲学》，石衡潭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9 年版，第 9 页。